

青海評論

時事述評

世界對日經濟總封鎖

日本農村經濟狀況，已日趨於沒落了，救濟農民的呼聲，已經遍布於全國了，所以日本目前的經濟出路，祇有賴於工業。然而工業一方面固應力求生產之增加，一方面還要力求銷路之猛進，工業的本身才可以維持下去；不然工業之過量的發展，適足以使日本這個資本的帝國主義顛覆。日本人口至多不過八千萬，以八千萬人的消費能力，終究是有限的，因此國際市場的取得，極屬必要。日本商品年來在世界各國之有計劃的跌價販賣（即傾銷），其本意即在於此，可是今日是世界整個的溶於經濟恐慌之中，各國為自救計，決不能容日貨之橫衝直撞，於是羣起而抵制日貨了。據去年十二月三日東京電通電云：

電通三日東京電：據十一月三十日商工省貿易局之調查，世界各國對於日貨之輸入防止，其後益形猛烈，已達二十七國之多。其防止品目與手段如下：

中國：棉織物，三合土，海產物，麥粉，紙電球，木材，煤，雜貨類；
 關稅提高。英領印度：陶磁器，電球，玩具，三合土，麥酒，紙，鐵製品，
 人造絲織物：提高關稅。

青海評論

第十二號目錄

時事述評（四篇）

本省的農村經濟

玉樹之行

各縣巡迴宣傳觀察隊日記（七）

畢業以後

學生創作（一篇）

（魯魯）

（曉）

（似旭）

（儒夫）

英領馬來半島：棉布，橡皮鞋，人造絲，布，綢緞，提高關稅。

荷領印度：實行輸入制限令或提高關稅。

法領印度支那：三合土，（提高關稅）棉紗布，（輸入制限），輸入商品（匯兌之補償附加稅）。

菲律賓：棉毛布，手巾，皮鞋，襪子，人造絲製品，橡皮鞋，貝扣，玩具：關稅提高，匯兌關稅法。

暹羅：關稅提高。

英國：電球，棉製品，橡皮鞋，玩具，絲織物，帽子，罐頭：關稅提高。

法國：木材，玩具，法彈鐵器，電球，棉紗布，襪子，自來水筆，魚類罐頭，陶磁器等：關稅提高，匯兌附加稅。

德國：匯兌管理。

比利時：橡皮鞋，絲織物，人造絲；絹，布，衣類：輸入許可制。

瑞士：絹紬，人絹製品，衣類等：輸入許可，輸入比率。

奧地利：輸入許可，匯兌管理。荷蘭：棉製品，棉布，莫里亞斯製品，毛織物，電球，鞋類：輸入比率。

土耳其：棉紗布，橡皮鞋，陶磁器，玩具：輸入許可，輸入比率，匯兌管理。

希臘：輸入比率。禁止對日匯兌之匯兌管理。
美國：橡皮鞋，電球：關稅法伸縮條項，傾銷法。

坎拿大：匯兌附加稅。

阿根廷：匯兌管理。

智利：匯兌管理。

埃及：絲，棉物，棉布，莫利亞斯：關稅提高。

南斐聯邦：棉布，人絹，布，衣類，毛布，絨毯，帽子，玻璃瓶，橡皮鞋，過磷酸，三合土，電球，染料：關稅提高，傾銷稅。

東亞非利加：人絹布，棉布，莫理亞斯製品，腳踏車，棉毛布，橡皮鞋，關稅提高。

澳洲：傾銷稅研究中。

其他目下調查有無傾銷之國甚多。

那麼以國防為第一國策，因而儘量增加赤子公債，以擴張其海陸軍的日本海相大角，陸相荒木之流，到底能夠支持幾日，不使日本成為焦土外交的犧牲者，恐怕誰也沒有十分把握。

閩逆與暴日

我們如果過於相信十九路軍抗日的歷史，那麼我們聽見以十九路軍為骨幹的閩僞人民政府之勾結暴日，或者也許不相信罷。但是事實是這樣的：

據香港通訊：自陳銘樞擅籌職會民主黨，陰蓄異志以來，為謀增加其轉來叛變發動後之實力，是以暗中對日進行勾結之交涉。據此間所記者：如在數月前，一面派其親信黃居素親赴台北，與台灣總督接洽，一面又派其死黨鄒敏初赴東京，向各方疏通，並向日某要人提出其交涉條件

- 一，借日債三千萬元；
 - 二，購買日軍械約值一千萬元，以一半付現款；
 - 三，日本政府不干涉福建一切行動。
- 至日方提出之交換條件則如下：
- 一，在福建獨立政府（？）成立後，應採行絕對的親日政策，並停止一切反日運動；
 - 二，准日本建築福建省內之一切鐵路；及開採全省一切礦山；
 - 三，准日本在福建內地設立造紙廠，及其他工廠；
 - 四，十九路軍中普遍的聘請日軍事顧問；
 - 五，福建獨立政府（？）之財政及交通機關聘請日本專家為顧問。

上列條件談判後，雙方均表示滿意，惟日方有一先決條件，即須陳逆等能在閩先行發動，日方始允按期撥付借款。陳逆以陰謀得逞，當然惟命是從，於是匆匆離港赴閩，為策動閩變之首要人物矣。頃據探息：閩向日進行借款，已由台灣總督先付二百萬元。上述消息益足徵信云。

我們試看此種賣國求榮的陳銘樞等，其所作所為，到底還有什麼民族國家的觀念存在沒有？然而他們還有臉皮罵人不抵抗暴日，與日本妥協呢！

學生會考

此次本省舉行的中等學生會考，總算平安地過去了；然而事先却引起不少風波。可見一個新制度的推行，總要

發生許多無謂的周折的。不過我們對於學生們反對會考的舉動，實在覺得太過於感情用事；因為這些同學們一大半馬上就要在社會上服務的，所以我們要對他們盡幾句忠告：

無論任何人對於任何事物的認識與處置，第一要認清事理的內在性，第二要計劃處置事物應有的步驟，然後任何事理的認識與處置，才不錯誤，才有辦法；否則祇憑個人一時的感情，不加思索，一跳就是三丈，那麼跌下來的結果，未有不頭破出血的。這是人生處世之道，各位同學既然一太半馬上就到社會上去服務了，這種人生處世之道，不能不特加注意。

然則此次同學們的舉動，何以太過於感情用事呢？我們可從兩點來觀察：

一，會考是教育部的命令，各省舉行者，業已多年，而且不經會考的學生，不得發給畢業證書；即發也不生效力，那麼根本上沒有反對的可能。

二，個人要否畢業，個人有自由；即個人要否去會考，個人亦有自由，他人無同強制。

根據這兩點，那麼此次學生之事先反對會考，實在是對於事理的認識，太過於幼稚，且因反對會考之故，弄出許多不應有的舉動，以致於被學校開革，或臨時被扣考，其處置事理的步驟太欠高明。因為如果我們不願意會考，不考可也，聚眾滋事，或設法要挾有何理由？等到學校開革的牌示掛出來了，扣考的命令已下了，乃又到處奔走

趕快具悔過書，這種臉子到底排在什麼地方？其原因則以學生們事先對於此事，既不作進一步的認識，也沒有按步的計劃，祇不過鬧鬧就鬧鬧罷了，終於失敗而且被人認為幼稚，這是多麼可憐的勾當。

因此我們認為這種學生們自己的恥辱，應將他作為終身的座右之銘，使將來在社會服務，知事警戒。那麼當出校門之日，受了此一番教訓，亦未始未益。

不過記者此種說法，學生們的心目中，或者有其不平之處，以他們這次不會考，係因受另一種的刺激；那麼我也可藉此而告訴各位。如果此項舉動，並非出自會考本身，為什麼不將問題之中心提出來，使一切不合於正軌的問題，納入正軌？而反將不應當反對的事物，提出來反對，使自己立於失敗的地位呢？又何以不能將自己的立脚點堅持到底，一遇刺激，則趕快具悔過書呢？這也免不了我上面所列的謬論與此等事物幼稚之結果。

關於教材

青海的教育，有人注意到數量的問題，有人注意到經費的問題，有人注意到師資的問題；但關於教材即使有人注意，也沒有具體的主張。這是教育問題中的中心問題，教材採擇不適中，於學生的前途，關係甚大。

我們都知道，今日各校採用的課本，大都為商務及中華書局出版者；以上兩局編輯刊物的人員，大都為江浙人，其所編的刊物的內容，又以江浙為對象。江浙兩省處於中溫帶地位，人文甚盛，教育發達，生產及經濟與自然等

狀況，自非邊疆各省所能及其肩背，或與之迥然不同。要以中國如此特殊地位為對象的教材，用之於全國！尤以生產、教育、人文，落後的青海，凡有教育常識或教育經驗者必知其弊害所至，不堪設想。但是我們的教育界因為沒有教材可用，明知其為醜酒止渴，亦祇好只顧目前。

況且本省因為生產不發達，中產之家能教養一子弟自小學以至於大學者，真屬鳳毛麟角。大半能夠等到修足初中課程，再入社會服務者，已算極乎幸運了。中國的教育與中國的生產制度，本無相當聯絡，學非所用，到處皆是。現在不獨學非所用，而且第一因課本程度太深，學生智力與識力趕不上；第二則從課本上所讀所知者，不獨無所用，且未常見。要以學生受此等教育之後，即可得用於社會，豈非緣木求魚？所以課本的問題，如果不解決，我敢說青海有教育到不如無教育好。

所以我們主張：

應由本省最高教育當局，召集一個教材討論會議，將普遍的教材之不適用於本省特殊情形之處，詳具意見，呈請教育部採納。其意見內容依我個人的愚見，應分如下列幾點：

一，我國各級學校的課本，在一般省份或可由教育部立一教材標準，由各書局自由編纂，而邊疆學校的教材，却須由教育部編就送書局印行。

二，教育部編印邊疆各省用的教材之先，須派有教育，社會，自然科學以及歷史民族性等專門知識的人員，詳

赴各邊疆省份，實地調查。

三，此項調查辦理完竣之後，即由教育部另組邊疆教材編纂委員會，從事編纂；並可由各邊疆省份教育當局，儘量供獻意見，使此項教材適宜於邊疆各省學校之用。

四，教育部主管全國教育，不能對於任何省的教育有所偏枯。故此項責任，極要早日担負起來，無所推託的。

五，本省自教育當局以及各校教職，對於此項意見之貢獻，並應爲最大的努力。使一旦教育部真要派員來調查時，可以拿出具體的主張來。

本省的農村經濟

魯魯

一 引言

本省的農村經濟實際狀況如何，沒有經過數字的調查，任何說話，都不免近於空談，或者要受些別有作用的嫌疑。研究實際問題，而要被人認爲別有作用，這是可資憤懣的事實。

近來本省的農村經濟，經過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各縣巡迴宣傳視察隊，及各縣黨務特派員分赴各鄉調查的結果，頗有許多重要的材料，足資貢獻於閱者之前。本篇即根據此項材料及以及參照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的各縣社會調查報告，分縣分鄉作一農村經濟的觀察，以示本省農民之經濟的生活究竟如何，抑亦可供給有心於救濟本省農村者得一個比較可靠的材料。

本篇研究的範圍，是以一個鄉村爲單位，其分類計爲

：一，交通；二，土地總面積；三，水田，山田，旱田，園圃，荒地的面積；四，耕地每畝的時價，其中並分爲水田，旱田，山田，園圃的最高價格，最低價格，中等價格；五，戶口總數，人口總數；六，有耕地者之戶數的分析，如千畝以上者幾戶，百畝以上者幾戶，雇農幾戶，自耕農幾戶之類；七，每年每畝植產價格，其中又分爲上等，中等，下等田地，及糧食，菜蔬，菓品，飼料等項；八，每年農戶蓄產價值，農戶中又分爲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又各分爲家畜，肉畜，家禽等；九，雇農工資及待遇，關於工資者，分爲尋常時，農忙時，及月日工等項；待遇則以有無休息日，休息日有無工資及患病時如何待遇等等；十，地租，又分爲賃租方法，每畝租額，有無押租金及過年荒有否減租等項；十一，賦稅每年納納正稅若干，附加稅若干；十二，農人借貸及儲蓄。內分借債的農民及其百分數，利率，所借的財物，担保品，農人儲蓄的比較等項。

我國農村已普遍的入於破產之途，所以中央與各省近來關於農村復興或救濟的工作，已在多方努力之中。如國防設計委員會的農事組織，鄂豫皖贛四省勦匪總司令部附設的各項農村金融，合作，保甲，土地等問題的研究及執行機關，全國經濟委員會農村建設專門委員會，中央及地方農業推廣委員會，農村復興委員會，上海銀行農村金融調劑委員會，上海商業銀行假貸與南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學，作鄉村建設及救濟工作，中國銀行在河北南部設有農

產抵押倉庫以及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鄯平縣鄉村建設學院，無錫民衆教育學院，華北工業改進社，金陵大學農學系，燕金大學社會學系等籌，無不着手於注意農村經濟。但本省對於此項工作，從未舉辦。

關於地畝，農戶，租額，植產，工資，地價等項的統計材料，實有從何處去要的思想。我國農村已瀕極大的危險，然而調查統計的工作，注意者如何極少其人，則我們行政機關之如何注意民間痛苦了，實乃一大疑問。本刊關於本省設立農村復興分會的消息披露時，曾經表示着極大的希望，並首先注重農村的經濟調查。現在這個消息寂然已久，可見政治當局還沒有看出目前青海農村經濟的危機，這是十分令人歎惜的。中國的國本建築在三十幾萬的農村與幾乎四萬萬的農民之上；這三十幾萬農村，四萬萬農民已完全破產了，試問中華民國還能在不能？中華民國不能存在，政府將何以自存呢？所以我們認爲本省政府到了今日，還不設法起來救濟農村，注意農村問題，實在是等於自殺。不知政府當局有同感否？

我們都知道，無論何種事業的救濟或推進，全在乎有某種實際事業的資料可資參究——尤以數目字爲可靠，才不會犯着閉門造車的覆轍。現在之所謂計劃，決議案者多至無可計數，但施諸於實際的用途，則困難叢生——甚至於滿與事實不相符，因此有推行新事業決心的人，往往弄得病民傷財，結果一無所得；沒有魄力或決心的人，於是中途而止。國民軍時代的整個集團都有這種空想的毛病；所以

在政治上是一無所成，祇造成馮玉祥個人的領袖而已。於此我們認爲實際材料，是事業成功之母。而統計或各種的經濟專家之可貴，即在於此。

此次各縣特派員及巡迴宣傳視察隊先後調查的關於農村經濟及社會調查的材料，尤注重於實際材料與數目字的搜集；而且所調查的至少佔全省農村十分之八以上，項目雖然不多，方法亦容有錯誤，但却是一鄉一鄉詢問調查而來，其可靠的程度，自勝於在屋子裏的推測。所以我們以這種材料爲基礎，並參照一些關於農村與農民的智識所成的一點意見，於救濟本省農村的工具上未始無相當貢獻。

但是救濟農村是中國目前惟一嚴重而繁難的問題，不獨要有猴子，而且要有打鑼耍猴子的人，同時觀衆與花銅子的也有連帶關係，才能將這幕猴戲，演得有聲有色；不然，自拉自唱，農村的破產，終於一天一天地擴大起來，那又何必去遭踢許多時間，紙張，與印刷工人呢？

然而我們見於現代的社會，無論是直接受痛苦的人民，或者間接有利害關係的人，都具有一種像是亡國的情性。不論問題是如何的嚴重，是如何很快地臨到自己頭上，總是隔岸觀火，聽天由命，得過且過；其結果是社會上無論有多大的呼聲，而一般人民仍舊是醉生夢死，且夕過其混的生活。因此言建設，則建設一無成績；言教育則教育總是日就腐敗；言政治，政治日見貪污；言社會社會也未見改良——甚至於學生的功課，農工的生產，都受同一的支配律。所以有人說：中國人亡國的資格是十分足夠了，

所差者國尚未完全亡而已。這種心理應澈底改造，否則我們再有何種建議，也不會有何種效果的。

說話說得太遠了，但這些我都認為是救濟農村或新事業之建設的前提，實在有預先提明的必要。

至於本篇的本文且聽下回分解，此節不過一個小引子而已。

玉樹之行

（未完）

民國二十一年，因青藏失和，藏兵進犯玉樹，理喻無效，駐玉軍隊寡不敵衆，軍事吃緊，遂於是年五月間派喇團往援。余隨軍前往，於五月二十四日由西甯出發，向南行四十餘里之陽砲台駐宿。二十五日晨因整頓馬匹，午時始前進駐宿約二十里之三岔溝，二十六日晨微向西北角前進，經過山腰小道，羣山珠連，一起一伏，如兒孫羅列左右。草色青綠，似綠布鋪蓋地面，景色可人，行十五里，向西北分歧，由湟源道路之小川行，二十餘里尖，周圍帳房數十頂，牛羊遍山，游牧時代，人民生活，想如斯矣。時許起行三十餘里，下午三時抵薩拉庫圖，有小城一座，周約二里，人口百餘家，開墾新地甚多。北有東科寺，爲每年八月當道祭海後宴會各王公之所，寺院宏壯，頗有可觀，余亦暢快。惟牧馬悲鳴，復增感慨。是日共行七十餘里。二十七晨出發向西行，部伍精神貫注，互相唱和，惟詞多係甘肅游眠之野曲，不甚雅聽，余遂仿調編數曲，以興奮步伍，詞錄於下：（一）馬師長真實好，命令我們下

紅毛，打敵人救了同胞，哎喲，哎喲，打敵人救了同胞。
（二）七月二十四早三點，騎上大馬過南山，弟兄們實在喜歡，哎喲！哎喲！弟兄們實在喜歡。行五里過日月山，是山因有白石兩塊，大若棹面，形似日月，保天然物，故得名。午抵倒淌河（因水倒流）尖。河北六七里，有察汗城爲祭海時各王公駐所，東有黑城子，係清代年羹堯同岳輔琪守邊時所築地。尖後行經柳稍溝，長約十數里，過乾海，沿灘甚大，很不坦，水草俱無，步伍從中心經過。長約四十餘里，東壩台駐。二十八日晨二時造飯，三時餐，四時出發，行十五里，循共和縣屬卡布卡村莊。二三十家民族，飛漢雜處，風俗敦厚，物產麥不甚佳，莞豆較好。復經加拉大莊，加拉灘水草稀少，沙灘也。與弔古戰場文之平沙無垠，覓不見人兩語，實相符也。是日共行七十餘里，晚駐查珠。此地氣候與西寧同，大小麥不亞西甯，居民番，漢，沙拉雜處，共二十餘家，共和縣屬地。二十九日晨二時出發，由小梁南過，有牛毛帳房數頂，灘上人家十餘座，前行復入沙漠中，甚爲荒涼。後折經數谷，行七十里至捷鷄灘宿。三十日晨沿水灘進，行五十餘里，過山駐距大河壩二十里之處，山跟周圍帳房，羣民很多，牛羊無數，草灘數百里，水草極豐。三十一日晨向南到大河壩，發還湟源烏拉途駐。燒沿路所用木炭，及整頓糧秣，沿河南岸，松柏成林，野熊亂奔。我騎團二營築大營房駐防於此，又換上該地烏拉，八月一日午過河，行二十里，宿小扎所拉山下。山有霄帳二十餘頂，余往觀察他們的生活狀況

，和規矩：帳房內中用泥糊支鍋爐，左長輩，右小輩，周圍擱置炒麵包、酥油、奶子，茶等食物。門口又放製酥油桶，家家一律。其人面目黧黑，身體污穢，身穿大領皮衣，腰繫毛帶，披髮左袒，男女混雜，不着下衣。習俗醜惡，不可言宣。參觀後歸宿。二日經過石山腰，出一深谷，中煙瘴者數人。循水行二十里尖，復行三十餘里宿大扎所拉山（即積石山）溝口。晚大雨傾盆，冰雹盈尺，三日過高山，時雖七月，而山巔積雪。山係石塊砌成，凹凸不等，行走極感困難，十餘里始下山，水草灘尖。野馬成羣，往來奔馳。由灘行二十餘里，進羊腸子溝，晚宿溝腰，共行五十餘里。四日晨沿溝向西南行，二十里出溝過小嶺，經亂泉灘，灘中間有一泉，水極旺，含毒質，人馬誤飲即死。復過野蒜灘，宿棉草灣，是晚因馬過灘時誤喝毒水，死者共四十九匹，是後行六十里，五日晨過小山腰由西約二十里草灘經過，入長石頭溝，此溝北有大、陡立峻峙形勢險要如羣鬼相邂逅，果洛常劫殺往來旅客於此處也。過此由大草灘，行三十餘里，宿溝腰共行六十餘里，沿途野馬熊狼石黃羊等動物甚多。六日晨走完草灘，至馬拉有灘宿行三十餘里，因再前進無水草故宿此。七日早行四十里過精屍眼灘，至馬拉驛共行六十里許。八日晨向西行，過山梁，出二十餘里深溝，經過草灘涉黃河，在河南尖。河水甚清，游魚極多，在休息時間，士兵入水捕魚，亦甚有趣。時許起行，向南逾十五六里過小山，從鄂陵扎陵兩海中間經過，至亂海子（俗叫星宿湖，非黃河長江發源處也）宿，共行六十

十里。晚玉樹幫遣返來，始悉敵人進攻結古甚緊，我方堅固守等情，余聞言想進議兼程而進，轉想以牛運糧，不敢加站，若離開又恐果洛行劫，遂無形打消前念。九日晨向西南前進，過沙窩走盡大野馬灘，翻山後經小野馬灘始宿。是日行七十餘里。十日由中間一道清流兩傍水草極豐之大灘，沿着前進，約三十餘里，灘盡處尖，下午進野牛溝，二十餘里許，共行五十里。十一日晨向南走二十餘里極不平之溝，翻六七里的一個山，死士兵一名，埋後前行三十餘里宿查拉牙穿，（即巴顏哈拉山脈）。十二日兩宿查戶，共六十里。十四日晨過了七道河，晚五時半抵朱家寺，此間有寺院一座，建築不宏麗，帳房數十頂，番民約百餘家，喇嘛數百人，身披紅加沙，鳴號迎接。晚間預備酥油炒麵數十斤慰勞我軍，是日共行七十里。十五日發還大河壩烏拉，換該地烏拉，遂住一日。余因好奇心故，帶通民遍觀了經堂，僧禪房屋及奇異婦女們裝飾帳房等，所最欽佩者，人情敦厚耳。十六日早給各營下了命令，整隊分路向西南前進，翻了兩個溝，三十里到了稱多尖，亦為玉境番民集會之處，房屋帳房均不亞於朱家寺，商賈亦有數家，收穫青科小麥者不少。時許由南進一溝，翻稱多大山，宿灘布寺。此寺院建築宏偉，整齊可觀，依山造成，前有馬路，路南有樹木，東有小花園，實為玉樹二十五族之冠。惟大不及結古寺。拉布佛曾往北京數次，為人甚和藹，臥房陳設極為莊麗，有北京風味。人口較稱多一倍

，大小麥均能成熟，民智微開，前西寧蒙番師範畢業生三
四人在此爲僧佛，相與談片時方歸營。十七日由此行十餘
里過通天河，卽長江上游，河東有曬經樓，昔唐僧取經，
過河水溼，在此舖曬，古跡猶存。河中有木船一隻，大可
容馬十六匹，人二十餘，渡兩日始完，二十日行三十里至
土門達，有人家房屋帳房入宿。二十一日由土門達過了結
古大山，抵結約四十里，時藏兵聞音已退百里外矣。二十
二整頓糧秣馬匹，番漢合組武裝共兩千餘人，由馬彪馬馴
等三將官統帶分三路出發。弟三日遇敵激戰經日餘，大小
共五戰，擊退藏兵次第恢復了當藏，大小蘇莽，昂謙，拉
秀等失地，二次又來援兵馬祿旅千餘，復往援川，與敵激
戰三晝夜，敵勢不支，遂向西南昌都一帶潰退。我軍佔領
了西康所屬之當頭青科（卽春科）兩寺院。此中經過有玉
樹近事記載之甚詳，從略。軍事結束後，余遂從事調查工
作，茲將所得錄述於左：

（一）沿革：查玉樹本四十九族，清雍正十年收撫卽歸甘
肅管轄。據道光三年調查猶有三十九族，後因幾經變
亂，部落強弱之不同，遂強陵弱，衆暴寡於是併吞合
併，迄今成二十五族矣。如巴燕，南稱，桑巴爾隆，
卓卓爾等土司，藏志稱爲南稱四族，今則合爲巴燕囊
謙一族。阿拉克砍原稱上下二族，今祇稱拉秀族。還
有非併吞而自願附屬於人者，如巴洞族之附囊謙，吹
靈多爾之府於拉秀等是也。故迄今祇有巴燕囊，扎武
，布慶，拉秀，拉達，略吉麥嗎，格吉甯嗎，格吉得

嗎，蘇爾莽，總舉，鴉拉，戎模，將賽，年礎，安沖
，岡察，稱多，迭達，蒙古爾津，竹節，永夏，蘇魯
克，中壩麥嗎壩班嗎，中巴得嗎等二十五族也。

（二）宗教：關於二十五族宗教均尙喇嘛，考其源創始於
迦葉國王子釋迦牟尼，先本娶妻，後捨去脫俗，創立
釋教；繼之者代有其人，非片言可盡不過降至明葉，
又分爲黃紅二派，紅教多尙邪術，有吞刀吐火，放咒
殺人之邪說，統披紅加裘，髮留滿頭，或辮或散，結
塊於頂上，永不洗刷，卽寺院亦用紅色塗抹，以示教
門。黃教由宗喀巴復振。均不要妻育子，一人生三子
者二人須當啊略，誦經座法，祇許留一個在家理事。

（三）政權：現本設縣治，一切民刑訴訟，皆由縣長辦理
。但事實上各族設有千百戶，一切權柄悉操於伊等手
，實爲番人之領袖。

（四）風俗習慣：查玉樹風俗與內地大有差別，史冊所稱
，游牧，母系，部落等時代實相同也。所住者牛毛帳
房，一房內可住數輩人，因逐水草而居，故可隨時搬
動，無一定地址；行時將所有物具悉載之牛背而去也
。家務和牧畜牛羊等事，悉聽婦女處理，男子多除念
經外餘無事。

（五）衣物：衣服甚爲單簡，無論男女冬夏身穿大領皮襖
，腰束皮帶，頭帶皮製尖帽，脚登皮靴或蒜靶，襪褲
不着。婦女裝飾更爲奇特，頭辮很多小辮，並佩帶銀碗
，玉石，瑪瑙，臘貝等寶物；此亦以家之有無而定。

富者一人頭上可值數千金，貧者所帶僅臘貝值數金而已。其他所用小刀，火鏟，針包，鼻煙，亦隨身所帶，戀愛交媾，亦甚隨便。

(六) 語言文字均屬藏文藏語，即番文番語也。

(七) 食物：因純系游牧，終歲不事耕種稼穡，故食物以酥油，牛奶，茶，少數炒麵為主要食品，早晚相同。所用食具，每人有一木碗，食時以炒麵與茶用手拌食，食後即裝在懷內，雖有要客不給也。

(八) 禮節：無論婚喪慶弔往來交際諸事，均以哈達，茶葉為禮物，見面時雙手捧禮頂前額，舌吐寸許，腰曲如弓而進，表示敬意。

(九) 婚姻：婚姻方面，猶有古風，多係一妻多夫制，兄弟數人娶一妻，亦係放任主義，多由女子自行擇配。其手續大半女子往外或與外來不相識男子在外野合後，即引至幕中，儼如家人。其父母兄弟亦甚喜慶賀，賄禮甚厚。即牛馬羊帳房等物動輒數千金。若一旦失歡，則即逐出，故所生孩子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恆多。

(十) 喪葬：與內地人大相懸殊，凡人患病將絕時，即用繩捆起，端坐死後，拱手帳房內，請僧佛誦經，極為虔誠，輒數週不止。佈施牛馬等物，他人亦以此相送。葬法亦不用棺木埋地。如喇嘛等即浸入鹽中，得其肉乾後，面塗金色，供於龕中或塔內，以享燈火之祭，常人則拋屍於深山中，以充犬鷹野獸之飢。尤可奇

者將死人縛在牛背，鞭逐牛奔，繩斷屍落而後已。亦有用水火葬之者，有將屍棄之水中，或火焚。

(十一) 育嬰：育嬰其法亦與內地殊，小孩生後，即用毛毡或羊皮裹之，屍骨纏以毡囊，任其便溺。行時捆在自已腰間，在帳房用木作四方有底斗形，將孩放內，周圍圍以羊皮毡片，使常坐而不睡。

(十二) 娛樂：凡聚新婦後年關祭神時，男女即混雜一團，唱和無韻律番曲，並舞蹈，有時亦很整齊。今文明跳舞與此頗像，或由此脫胎也未可知。

(十三) 音樂：甚簡，除吹螺殼打鏡鼓而外，別無他器。

(十四) 巫醫：巫醫甚少，凡人有疾病時，即打卦問神，以定吉凶，迷信之深，恐全世界所無。所有一切工作和戰事等，均問諸神佛然後行動。

(十五) 寺院：較大者有扎武寺，拉布寺，昂謙寺，蘇莽寺，拉秀寺，當藏寺，朱節寺等。建築均甚宏麗。其餘甚小不足道也。僧徒每日在寺內誦經，吃炒麵，酥油，茶等，別無事事。教育則以誦經，學法，尊信佛教等為教育，身體因此亦甚弱，但常人因食肉奶關係均強悍，每人行動皆攜帶槍枝，作為打獵和護身之用，頗有尚武之精神。惟因迷信神教和舉佛關係，人口日見減少，亦實屬自尋滅亡之一大原因也。以上所述關於二十五族之宗教，政治，人情，風俗，及生活狀況……等等，因征馬倉卒時間短促，僅考得其大概實掛一漏萬，希讀者諒之。

各縣巡迴宣傳視察隊日記(七)

似旭

農村經濟情形

上五莊回民係於光緒二十一年回亂平安後，由官府向內地強迫移來者。那個時候的上五莊，恰為蒙藏同胞天然的牧場，的確是一塊氣候寒冷荒涼苦寂的地方。最初遷移去的回民，據說有三百餘戶，當時因為地方寒苦，生活問題不能解決，遂紛紛向外作亡命客，流落該處的不過五六十家。此五六十家四十年來生殖滋繁的結果，已不下千餘家之多。民國以後，氣候又逐漸變暖，現在已竟成了土地肥美的地方了。該處農村經濟情形，就調查所得分誌於後：

(一) 邦巴一居民一百零九十七家(回民一百五十五家，漢民二十二家，番民五家)人約一千餘口。有山田約四千餘畝，園圃百餘畝。耕地時價，山田每畝最高者八元，最低者四元，中等者六元；園圃每畝十餘元。有耕地者未有過五百畝以上者，二百畝以上者二家，一百畝以上者二十餘家；五十畝以上者三十餘家；二十畝以上者五十餘家，耕地全無而經營商業者八十餘家；多為自耕農，每年每畝植產價上等田約三元，中等田約二元，下等田不過一元五角。雇農工資，日工尋常時二角，農忙時三角；月工尋常時二元，農忙時三元；長工每年二十元。雇工飯食由地主供給。田地出租，賃租方法為按畝分糧，租額最高者每畝

五升，中等者四升，最低者三升，遇有荒年則按情形輕重酌量減租。所納賦稅，每畝每年納大糧七合五，營買糧二合五，營買草一斤二兩，其餘雜款三角四分。農人借貸者佔該地農民百分之七十；今年因遼源糧運局將食鹽借與農民販賣關係，借貸較去年減少百分之十。借鹽方法，每百動以十一元三角作價，臨時先交款四元八角，其餘六元五角之餘數，待秋收後交完。農民借鹽一百斤直接售出後，可得潤三元餘。即就邦巴一村統計，據云農民借鹽者，今年截至現在止，已不下萬餘斤。如此辦法，在糧運局方面，正是推銷食鹽的好方法，在農民方面，也為此沾惠不淺。然而農村中農民生活的沒辦法，從此也可想見一般了。

(二) 白納一居民一百九十餘戶，人約一千二百餘口。有山田四千餘畝，耕地時價山田每畝最高價格約五元，最低者約二元五角，中等者約四元。有耕地農戶，未有過五百畝以上者二戶，一百畝以上者二十餘戶，五十畝以上者三十餘戶，二十畝以上者六十戶，十畝以上者十戶，無田地者二十餘戶。其中自耕農一百五十戶，半自耕農二十戶，佃農二十戶。每年每畝植產價值，上等園約二元餘，中等田約一元五角，下等田約七角至一元左右。雇農工資：日工在尋常時一角，農忙時二角；月工尋常時二元，農忙時三元；長工每年二十至三十元。田地出租，其賃租方法為按畝分糧，每畝租糧二升半，一切差徭雜款及種子均由租戶負擔；遇有荒年酌量減租。所納賦稅，每年每畝納大

糧五合，營買糧一升三合，營買草五斤，其他一切雜款約五元。

(三) 安卜藏——居民一百五十家，人約一千五百餘口。有山田二千四百餘畝。耕地時價，山田每畝最高者約二元五角，最低者約一元五角，中等者約二元左右。有耕地農戶未有過二百畝以上者，一百畝以上者八戶，五十畝以上者十五戶，二十畝以上者九十餘戶，無田業者三十餘戶；全為自耕農。每年每畝植產價值上等田約三元，中等田約一元五角，下等田約一元。雇農工資日工在尋常時一角五分，農忙時二角；月工尋常時二元五角，農忙時三元；長工每年二十元。雇工患病時有工資并給醫藥費。田地出租，其賃租方法為按畝分糧，租額每畝二升，一切糧差雜款仍由地主負擔，遇荒年則酌量減租。所納賦稅，每年每畝納大糧八合，納營買糧五合，營買草二斤半，其他一切雜款一角一分。農人借貸者佔該地農民百分之七十，本年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三。本年該村向湟源權運局借鹽販賣至現在止亦不下萬餘斤。

(四) 拉爾雷——居民二百二十餘戶，人約一千三百餘口。有山田三千一百餘畝，荒地三百餘畝。耕地時價山田每畝最高者約五元餘，最低者約三元，中等者約四元。有耕地農戶未有過二百畝以上者，一百以上者五戶，五十畝以上者四十戶，二十畝以上者五十戶，十畝以上者二十戶，無耕地者三十餘戶；自耕農一百餘戶，半自耕農二十戶，佃農十戶，雇農一百餘人。每年每畝植產價值，上等田

約二元五角，中等田一元六角，下等田約一元左右。雇農工資，日工在尋常時一角，農忙時一角五分；月工尋常時二元，農忙時三元；長工每年十五元或十六元。雇工患病時有工資。田地出租，其賃租方法為按畝平均分糧，一切差徭雜款均由地主負擔。所納賦稅，每年每畝平均納大糧六合七勺，納營買糧四合，營買草一斤一兩，其他雜款約一角。農人借貸佔該地農人百分之二十，今年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

(五) 大寺溝——居民一百三十戶，人約七百餘口。有山田一千二百餘畝，荒地一百二十餘畝。耕地時價，山田每畝最高者約五元，最低者約二元，中等者約三元。有耕地農戶，未有過五百畝以上者，二百畝以上者二戶，五十畝以上者七戶，二十畝以上者，四十餘戶，十畝以上者二十戶，無田地者五十戶；半自耕農十餘戶，餘全為自耕農。雇農近百餘人。每年每畝植產價值，上等田約一元七角，中等田約一元，下等田約六七角。雇農工資，日工在尋常時一角，農忙時一角五分；月工尋常時二元，農忙時三元；長工每年由十六元至二十元。雇工如患病時期較短者有工資，并有醫藥費；如過一月以上，則扣除工資，并不給醫藥費。田地出租，其賃租方法為按畝平均分糧，所用種子由地主租戶分攤，一切差徭雜款均由地主負擔。所納賦稅，每年每畝平均納大糧七合，營買糧五升，營買草四斤，其他一切雜款約三角左右。農人借貸者佔該地農民百分之八十，本年亦因販賣食鹽關係較去年減少百分之

十。

兩件大痛苦

白天吃的太多 晚間煙薰的頭發昏

幾天以來，因為到處忙著宣傳，忙着調查，每到一個村莊，村長鄉長們給我們以工作上的便利尚且不說，到處都有豐富的茶水，饅頭，以及小菜，手抓羊肉之類來招待；多的一天到五次六次，主人的盛意，却之又嫌不恭，我們只有勉為其難的去嘗試。一而再，再而三的結果，已覺食之太過，只有自討苦頭吃。我們所住的村長家裏，村長的夫人正是一位迷信神鬼的老太婆，每天晚飯以後，她必定要焚起一爐用某一種樹枝研碎的粉末，必恭必敬的供奉到所謂某神某鬼的香案上，以求神鬼的來格來享。香烟繚渺瀾漫全屋，一種奇特的臭味，刺鼻發昏，大有令人作嘔而不敢享受之苦。如真有神鬼，或神鬼真有知，則亦必與我深表同情，皆掩鼻而過之也。

畢業以後

懦夫

(待續)

參謀長每晚十二點癱過畢才吃午飯，上一兩點才是他批閱公文的時間，所以書記處的人得幫到上三點以後才睡覺。過慣學校生活的章愛絲，兼之他爲了偷閱卷底的延遲睡眠時間，這樣的過了近兩個月，把他的眼睛熬得又紅又

漲，雖然每日仍是十二點才起床，可是這種傳晝作夜的生活，他十分的過不慣。

前防戰事吃緊，麻木的慕參謀長隨着B總指揮赴前防去了，後防留守的章參謀，又是愛絲小學時代的校長，愛絲存當時要算是章校長的高足，這忠厚的留守司令章參謀，對愛絲處處加以照拂，於慕參謀長西行後的第二個禮拜，章參謀委愛絲到S縣去提款，并告訴他說：「出差比較在裏邊要好些。」愛絲於奉到委命後的第二日，乘着馬帶着隨從兵兩名北上了，R州到S縣共計三天路程，出發第三日即便到達。愛絲是破題兒第一次做提款委員，初到S縣後催縣長問章委員這一次來是「守提」還是「坐催」？他從來沒有聽過這「守提」和「坐催」的名辭，幾乎答不上這個問題來，他馬馬虎虎他答道他是「守提」。他狗帶罐罐他答着他是「守提」，其實他就是「守提」了。縣長爲應酬委員而擺出他的擦得明亮的大煙盤，很殷勤的讓委員去燒煙；愛絲却誠懇的答道不會！縣長絕對的不肯，再加上承審員和老夫子一干的督促，他終於以情不可却的輸到煙盤下了。一大盒的稀煙，他用籤子挑來挑去的沒有辦法，不是支的滴在燈上，便是刺魯沾在手上，這樣的燒來燒去，把手沾得黑汗汗地，到底烟還是沒有吸到葫蘆裏

縣長在旁邊看得不好意思，便告奮勇的遞給委員燒煙，愛絲自慚得無地自容，忙把籤子替給了縣長，轉到盤煙的左方，簡直面燒得頭上發出汗來，連聲的道：「我不吸了！我不吸了！」縣長燒好再三再四的讓他來吸，他終於很難爲情的把那口煙吸了下去。

愛絲在S縣守候得一直過了秋節，已經是半月過了，先他而到的何羅兩位糧秣折價坐催委員，雖然終日不住的下鄉催逼，但每次回來的收款，總是很微，和他要提的三千元的總數，相差實在太遠，最後他待得莫奈何，又加上軍需處的屢次函催，那末，他的守提委員，也不得不來變做坐催了。

一個清明的早上，他提前的吃過早飯，帶了他的隨從兵，又由縣政府派給他兩名警士，他們一起五人，出了縣城的北門，赴北鄉蘇家凹一帶催款去了。蘇家凹距城不到三十里略，日還莫有正午，他們已經到達目的地了。村裏的農人們一聽說催款委員來了，他們個個莫不是疾首蹙額！鄉約們都很急忙的去招待委員，警士們已經是乘機的藉端猛詐了。章委員在蘇家凹整整住了三天，鄉約們僅僅地收來十二三元，總約每日裏借油借醋的款待委員，到了第三日全村借不來醋，漿水泡青菜，把委員吃得肚子疼。S縣本來是北山中瘠貧的小縣，蘇家凹更不算得是S縣一個

富足的村莊，委員吃不慣鄉總們他格外預備的黑粗大饅頭，更吃不下漿水醃的紅薯葉，委員便於這一天大發雷霆的說道：「限今天如收不到一百元非把鄉總帶縣不可！」於是鄉總們着了忙，報告給委員各不繳款的花戶，蘇謀子便是第一個抗款不繳的強大漢，委員趁怒的帶了隨從兵一直踏向蘇謀子家中云，嚇得蘇謀子早已聞風而逃之夭天了，家中還着他的十二三歲的一個小孩，委員在家中遍覓了一週，找不到蘇謀子，便一手扯住他的孩子要綁上帶縣，孩子的姐姐焦了急！一手拉住了孩子的那一隻臂膊，他同她把孩子扯來扯去的拉個不住，嚇得孩子大聲的叫喚起來，她的臉上一陣一陣的泛着紅暈，委員好像有意的越拉越起勁了謀子的女人急急地走到委員處懇求放了孩子，願意今天設法繳上款子來；委員才放過了孩子的手，慢慢地回到鄉總家去，臨行時又惱怒的命令的說：「今天不繳款子定然一髮帶兒子上縣！」

章委員在蘇家凹已經是第五天了，收到款子的總數不及三十元，不是張喜娃前來懇息求減少，便是李狗嫌跪倒哀憐乞充，委員有時大發慈悲的到他們的家中調查其實情況，不是一家四五口蓋着一條露出棉絮的大花被子，便是闔家老少唱着包穀糊湯，委員調查後沒得法子，仍是說：「那不行！軍食要緊！」委員在蘇家凹眼看得莫望了：便帶了

人馬另到黃家灣去催款子，在黃家灣住了兩日，祇收大洋五元，把黃老七逼得沒辦法牽着牛子來要繳給委員，委員才知道款子真不好催！帶了他的隨從警士十人等，回縣去了。到縣後又待了有十餘天，每晚催縣長逼款，他的臨時住室就在二堂旁邊，每天晚飯後銜着香煙躺在睡椅上聽縣長坐堂逼款，「大老爺賜恩」的叫號聲，和竹板兵兵聲，不時的送入他的耳際，他心裏有時也一陣一陣的起着酸楚！但是爲了提不下款，第二天仍然不得不繼續着去催縣長。日子過久了，最後由縣長東張西措的才弄到了八百塊錢，勉強的送走了張愛絲委員回到R州去。魚軍需長聽說他祇提了八百塊錢回來，叫他到軍需處大訓而特訓的說他不能辦事！總指揮部的出差規例是「行三坐一」，驛馬

加倍，愛絲這次出差，前後計共四十餘日，連隨從兵再驟算計算，照例可得差費洋一百三十餘元，除出差時在軍需處領過的二十元外，還可以得一百餘元，他以爲花多花少，差費總是照例應該得的，給軍需長上了一支報銷的呈文，請發給此次出差之費，他以實爲實的某項支洋若干，某項支洋若干……除由軍需處臨時所支二十元，并挪用提款洋三十元外，尚餘洋四元，請發給……差費。呈上去多日未見批示，隨從兵謝占勝尋他要領差費，他即去見軍需長，軍需長含着嘲笑的面容道：「不尋你要餘的四元

就算好了。你還領的什麼差費？」他說：「按行三坐一的計算，照例是應發領的。」軍需長道：「給公家辦事夠花也就對了，怎麼還想從中取利？」他帶着怯羞的神情低低地慢慢的說道：「我以爲行三坐一是應領的呢！」軍需長微笑着說：「你未免也老實了，誰叫你的呈文上又寫尚餘四元呢！」後來謝占勝等不住的尋他要領差費，他們又另託一位戴書記官轉達，不然，又要向他借錢，他迫得沒辦法，把十元錢給兩個隨從兵了！大家都笑着談參謀着你的關差事，你竟然唱出貼賠油家戲來！此後和他較好的同事，每見了他莫不戲弄的念着：「尚餘四元！」常令他面紅耳赤的無地自容！

(未完)

學生創作

區長是不看面子的

張仲月

「區長！我納不起那些款子，請你減輕吧！有錢的人多着呢；何必這樣多的教我出？」說話的是一個白髮老人，穿着破舊衣服，悽愴的面龐上表示着非常憤怒。

「那是成不成的！我辦公事是不看面子的，請你趕快繳來；缺少一文是不答應的！」區長用手巾一面拭手電燈，

並對老人說。

「區長，前次的款子裏我多出了一元五角，請你折上吧，我現在連生活都維持不下場了！請憐恤點！」老人悽慘的說。

「放屁！前次的款子裏你缺少一元五角呢。你有吃沒吃，與我有什麼相干？你索性繳來；橫豎是免不下的。」區長一面說，一面上了車子，骨軋軋的走了。老人朝着車子瞪眼，只等到車子不見了，才轉過頭來，吐了一口氣，快快回家，甫進門，就聽見孩子哭着要麵包吃。

他進門來，坐在炕上，他的老婦人問他所做的事情，他搖頭不答，只是不停的吸着煙袋。婦人看見他這種樣子，便強拉小孩同她睡了，小孩的口裏還不停的要麵包。

這時候，天黑如漆，北風怒吼，那雪渣子一陣一陣的從窗子裏撲進去；老人腹裏又餓，身上有冷，要想炒一碗熱豆吃，怎奈燈裏無油，灶下無柴，甚至連水也沒有去喝的。他看見母子二人已經睡着，自己坐着發抖，想了想半會，覺着再沒有辦法；便不由自己的只好解下自己的小衣帶子，繫在梁上！……

憶他

張仲月

「天淨沙」

白雲飛向四下，西風吹透窗紗。書云「秋月如鏡」，可謂實話。親愛的人兒在那裏？

「夜行船」

瑟瑟金風進幽軒，我爲她時時牽連。鴻雁歸南，只爲了親愛的她，把我腸望斷！

「一枝花」

秋風涼淒淒，刺我心頭事，手拿元曲譜，口却念宋詞。雁鳴秋秋，傳書詢候她，早訂相會期，我爲你終日間懶把書讀，虛度了學期兩次。

「南宮應天長」

早知不親愛，把你的書信都折開，肉麻話用筆抹壞，打斷這興彩。終夜間兩眼不合，勉強的把書齋門開，披衣獨步月光下，時候鴻雁來。

「節節高」

月明星移，萬籟俱寂，銀河生寒。忽然地涼風穿胸襟，令人心顫寒，長吁並短嘆，無人來同我寒暄。

「尾聲」

仰看天未明，無奈何垂頭睡着，風雪吹，靈魂兒漫遊天涯。細訪到她家，與人閒磕牙，夢黃梁空占鬼卦。

出版者：

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

青海評論社

價目：每本價洋三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元月十一日